

偶開天眼覷紅塵

— 王文興傳記訪談集 —

黃恕寧主編

慢
讀



王文興

偶開天眼覷紅塵

—王文興傳記訪談集—

黃恕寧主編

慢
讀



王文興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偶開天眼觀紅塵：王文興傳記訪談集／黃恕寧主編。--初版。--臺北市：
臺大出版中心出版：臺大發行，2013.12

面； 公分。--（慢讀王文興；5）

ISBN 978-986-03-8920-3（平裝）

1. 王文興 2. 臺灣傳記 3. 訪談 4. 文集

783.3886

102023179

慢讀王文興 5
偶開天眼觀紅塵——王文興傳記訪談集

主 編 黃恕寧

叢書主編 黃恕寧、康來新、洪珊慧

總 監 項 潔

責任編輯 蔡忠穎

文字編輯 李玉霜、阮慧敏

協力編輯 黃亦安

封面設計 楊啟巽

內文編排 黃秋玲

發行人 楊泮池

發行所 國立臺灣大學

出版者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法律顧問 賴文智律師

印 製 辰皓國際出版製作有限公司

出版年月 2013 年 12 月

版 次 初版

定 價 新臺幣 480 元整

展 售 處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臺北市 10617 羅斯福路四段1號

臺北市 10087 思源街18號澄思樓1樓

E-mail : ntuprs@ntu.edu.tw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臺北市 10485 松江路209號1樓

國家網路書店

電話：(02) 2365-9286

傳真：(02) 2363-6905

電話：(02) 3366-3991~3轉18

傳真：(02) 3366-9986

<http://www.press.ntu.edu.tw>

電話：(02) 2518-0207

<http://www.govbooks.com.tw>

ISBN：978-986-03-8920-3

GPN：1010202670

著作權所有·翻印必究

《慢讀王文興》叢書序

臺灣一九六〇年代興起的「現代」文學運動，主要集中在「現代詩」與「現代小說」的創革上：「現代詩」主要是現代、藍星、創世記等詩社的相互激盪而波瀾壯闊；「現代小說」則匯聚在《現代文學》雜誌的倡導，它一方面譯介西方現代文學（主要還是小說家）的大師與作品；一方面刊載具現代主義意味的小說創作。它在一九六〇年三月的創刊辭上強調：

我們感於舊有的藝術形式和風格不足以表現我們作為現代人的藝術情感。所以，我們決定試驗，摸索和創造新的藝術形式和風格。

我們尊重傳統，但我們不必模仿傳統或激烈的廢除傳統。不過為了需要，我們可能做一些「破壞的建設工作」(Constructive Destruction)。

但是執筆寫這段文字的人，本身並不創作；創作小說的幾位新銳中，雖然人人皆具「新批評」對文學形式的美感關注，作品亦一方面勇於面對人性的某些禁抑的側面；但在心理呈現的同時，亦往往更具抒情意味。在文體風格上，白先勇仍然深受章回小說的影響，一貫的流暢而清麗；陳若曦的匠心仍在情節的微言隱旨，文字明朗節制，後來更是宣稱自己是「寫實主義」作家。真正「決定試驗，摸索和創造新的藝術形式和風格」的

只有王文興。因而遂使王文興成為代表「現代主義」的異數。

王文興對於這一點顯然是早有自覺的，他在一九六二年十一月的《現代小說選·序》對「現代小說」作了三點歸納：一、用中文寫，文筆不遜於他類小說；二、寫的是中國人，取的是中國背景，採的是中國故事。三、他們畢竟有些「非國粹」的地方：

所謂的不同並非缺乏「國粹」，而是多了一樣「現代」這箇東西，是「現代」使你不安，使你不悅，它和你的農業社會脫了節，它的坦白無隱使你不願正視，它吵得你無法繼續你那充滿綺夢的睡眠。

前兩點強調題材與書寫的「中國性」；第三點亦強調並非缺乏「國粹」，因而既非「全盤西化」；亦非「橫的移植」。但在「國粹」的繼承之外，仍有些「非國粹」的地方；終究「現代」，而不論是文明社會的「現代性」或是文藝上的「現代主義」，已然在農業社會之中國以外的區域發生；我們無法繼續生活在傳統社會或傳統文學的「綺夢」之中。

換句話說：當我們快速的奔馳於高速公路上時，我們勢必無法再體驗享有「騎驢過小橋，獨歎梅花瘦」的詩意情趣。因而即使並非採用「前衛」的表現策略，「現代」總是使習於舊慣的人不安、不悅；而逼迫他們正視他們所逃避面對的「真實」；「坦白無隱」正是與基本上是一種有意「美」化而諸多避忌隱諱之傳統文化，截然不同的倫理與美學立場。

王文興的這些話語，因為針對的是一部包括十一位作者，

三十四篇作品的選本，自然不純是夫子自道。但他的挑激「你」的說法，卻或多或少反映了他個人對於小說寫作的態度：即是為了藝術表現或再現當今世界的「真實」，不惜採取可被「你」們視為深具「破壞」（主要是針對美學成規與傳統意識型態）性質的文體形式與經驗內容。因而遂有《家變》與《背海的人》；尤其是《家變》初發表時所引發的不安、不悅與爭議。

王文興其實從早期的短篇創作，即不斷在「小說」的藝術形式和內容上「試驗，摸索」，企圖有所「創新」，就以《十五篇小說》而論，在〈最快樂的事〉中，他以一陣的身體感覺，加上一個簡單的推理與反省，寫出了生命只令人厭倦，因而毫無意義的「寓言」，可能是臺灣最早也最深刻的「極短篇」。

他在篇幅不過五頁的〈母親〉，一方面全篇皆以短句或短段空格的方式，形成類似詩歌分行，使詩句成為既語意自足又復上下繫連的段落效果；在最前的部分，顯現為近於電影分鏡的，對外在的環境作了極具象徵性的呈示；接著轉入第二部分，母親的內在獨白，分隔獨立的句子，既反應了她思緒的散亂，又模擬了她的意識流轉；第三部分貓耳與吳小姐相會，則充分掌握了以分鏡呈示行動的懸疑延緩效果，更採取了類似鏡頭呈現的「機械觀點」，形成一種令人屏息的，在我們面前客觀演出的聚焦效果：由全知觀點而第一人稱觀點而機械觀點，轉折自然，真的是很特出的實驗。

〈草原底盛夏〉的敘事手法更是奇特，先是近於劇本說明舞臺場景的方式，仔細的描寫了「草原」，文筆近於柳宗元、歐陽

修的山水遊記；但接著主戲上場，則先採取接近鳥瞰的方式，觀照軍隊出操打靶種種經歷，因而除了「軍官」「士兵」等身分外，他們全體皆是「無名」的；但卻又立即轉向眾人在盛夏草原的種種感受，甚至個人內在的想像，然後又不斷轉向天空、雷雨……等盛夏草原情景的描寫，聚焦因而忽遠忽近，形成一種全然「陌異化」，既新鮮又強烈的經驗歷程，因而並不能簡單的只以「全知觀點」來說明。「小說」由晨入暮，人來人去，又終於草原恆常的天地情狀，以及敘事者對它們的讚頌：山水遊記的抒情觀照，復又壓倒了其間人物衝突的敘事情節，以習常的文類而言，自亦是跨界的。

〈大地之歌〉，以在播放古典音樂的冰店中，一個學生在此寫信給母親，坦誠將生活費輸給室友；意外看到一對情侶彼此愛撫的全部過程，終於離去準備果腹。馬勒《大地之歌》的背景音樂，正詮釋了人們的得、失、奇、偶，「食、色、性也」的生命樣態：全篇要言不繁，卻在「言外」表現了深意。這個短篇並未展示任何衝突的敘事，反而是以戲劇性的對比與發現中，反映了意味深長的生命洞察。這自然又是一種另類的「小說」。

《十五篇小說》篇篇皆有測試「小說」文體的新意。但最為重要的鉅作，無疑是《龍天樓》。它正如作者解釋過的是一部「象徵」小說，但又力求寫實上的精準，它充分掌握了「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在體制與價值全面崩潰時刻的人性掙扎，既詭譎怪誕又鞭辟入裏，雖然涵蓋的事實不廣，但我個人卻認為它是最深刻的中文「浩劫」小說；既能正面面對「絕望」的苦

難，復又不失最終的「信心」。

《龍天樓》追溯了遷臺的苦難過程，主要是歷史的；《家變》闡述了父子關係的變化，本質是倫理的，也是最基本的社會文化的象徵；《背海的人》見證了人類由生入死的「無益的激情」，反襯的卻是宗教的恩慈與救贖。雖然著重的面向不同，三者皆是對於人生整體的透徹觀照。其精神意味與文體性質，皆類同於《離騷》，是寬廣博厚，足堪為正典的作品。

正因它們的發想奇特，內蘊豐富，因而可以用各種角度，各種理論加以探索詮解，所以相關的評論早已洋洋大觀；現在經黃恕寧、康來新、洪珊慧三位教授廣徵博採，精選為七冊，皆各別作了導讀，並將王文興的慢讀主張納入其中，而以「慢讀王文興」為叢書名。她們有意將此「叢書」，交由臺大出版中心，納入我所主編的「現代主義文學系列」印行，我自然歡欣悅喜，倍感光榮，謹略誌數語，以為引介。

柯慶明於臺大澄思樓 308 室

二〇一三年十月二十三日

編者序

《偶開天眼觀紅塵——王文興傳記訪談集》收錄了二十五篇文章，旨在對王文興其人與其作的了解。內容包含了王文興的家庭背景、成長經歷、教育事業、人生哲理、宗教信仰、寫作發展，藝術觀、及其作品內涵外緣的討論等。這些文獻的出版年代跨越了四十多年，呈現傳主其人其作幾十年來的變與未變。坊間尚未見王文興傳記，此集或聊以代之。

這些傳記文章的作者，或為王文興的師友學棣，或天主教神父、當代作家、文學研究者、報刊雜誌文化工作者，甚或電影導演，由於他們採用了不同的視角和距離，來觀察、解析作家及其作品，對了解本書的傳主而言，提供了極其寶貴多元的史料；更有甚者，本書還彌足珍貴地收錄了王文興夫人陳竺筠教授一篇描述作家夫婦家居生活內幕的精采散文，為此集增色不少。

本書分為兩部分，前一單元「身影採擷」，包含了十一篇傳記散文，依照傳主被描述的生辰時代為序排列。首篇是康來新的〈同班同學——以王文興、白先勇為例的隨想〉，自王文興一九五七年大學聯考金榜題名時寫起，¹追溯臺大外文系同榜王文

1 關於作家幼年與青少年時期的生活和成長經驗，可參見其自傳散文〈海上花園〉和〈懷仲園〉。二文皆收錄於本叢書《原來數學和詩歌一樣優美——王文興新世紀讀本》。

興、白先勇兩個臺灣現代派小說重鎮的同學情誼，對照他們一生文學事業的發展和人事地的因緣際會。筆鋒觸及臺大師長，如鄭騫和臺靜農；教師雲集的溫州街；外文系同學，如揚名太平洋兩岸的著名學者李歐梵、作家歐陽子、陳若曦、郭松棻；並追蹤了二人不同形式的古典文藝復興。文末，環視了王、白家族和遷臺事跡，並列舉政教界相關人士渡海遷臺年表。康來新身為臺大人，對臺大人事地瞭如指掌，侃侃道來，如數家珍。此文尚附有新近「出土」的一九五七年九月三日《聯合報》大學聯考臺大外文系入取新生名單，極其珍貴。

〈回憶《現代文學》創辦當年〉是歐陽子以《現文》創辦人之一的角度，詳述了創辦之初的來龍去脈和草創之艱困，是這段歷史最為詳盡的文獻。被譽為《現文》編輯小組智囊的王文興，對早期幾期的主題、內容和編務的貢獻，在此都有詳細的記載。歐陽子還回顧了當時駐臺美國新聞處處長麥卡瑟先生（Richard McCarthy）對《現文》與年輕編輯們的支持，也點出包括王文興在內的三位編輯日後赴美國愛我華大學（University of Iowa）深造的美事。

第三篇是聞名於臺灣文學界編寫評三領域的何欣先生所著之〈在暢銷書排行榜外的王文興〉，對王文興的個性、其早期文學事業的經驗，從文學前輩的角度，作了素樸的描寫。根據亦收錄於本書的黃恕寧〈現代交響樂——王文興訪談錄〉一文，何先生是王文興高中老師金承藝之友，因金老師的關係，王文興在高中期間即與何先生相識。文中描述了王文興自高中起就對文學創作抱持著嚴肅真誠的態度；《現代文學》創建前後，王

文興向前輩請益、為雜誌奔走所表現的一腔熱情、何欣與姚一葦參與《現文》編輯工作的緣起，都一一記錄文內。

如果說何欣是以循循長者的身分刻劃了青年王文興，接著柯慶明的長文〈在中文系，遇見王文興老師〉，則是以慧黠的「登堂入室」弟子的角度，回顧老師王文興對臺大中文系與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影響。二十六歲的王文興自美國留學歸來後，在母校臺灣大學的中、外文系任教，他曾開設現代文學、小說創作、紅樓夢等課程，當時即強調精讀、慢讀，以教語言的方式教小說，培養學生對文學藝術的敏感度，掌握作品細節與整體形式結構。柯慶明謂其對中文系的影響是「初似隱微，其實長遠」。柯文並細膩地講述幾件鮮為人知的事件：王文興在中文系的任聘與離去、退出《現代文學》的原因、「在那個連寫老頭子死掉都不容許的年代」因寫《家變》和介紹美國嬉皮運動而曾被視為臺大五大毒草之一等。萬事終將隨風飄散，今日王文興的桃李花開中外文學兩園地，學生們對他的感念與欽佩，可由此文管窺而知。

王文興在一九八五年領洗成為天主教徒，宗教信仰多年來是他生活的一個重要部分。耕莘文教院的李哲修神父所著的〈一個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心靈之旅〉寫於王文興領洗之後三年，描寫二人相識的經過，並盛讚王文興對神學思想精闢獨到的見解。除了王文興接受天主教信仰的主因——個人無數禱告成功的經驗，與對《聖經》的推崇——之外，李神父還引錄了王文興對幾個有關基督宗教思想議題的見解，如創造論與進化論牴觸的問題、原罪，以及基督宗教思想與中國傳統文化的相

融性等。在李神父眼裡，王文興是具有「神恩性」的「真人」。

王文興在皈依天主教之前，已經透過閱讀長期浸淫於宗教神學的思考，後經由康來新的介紹，認識了中華福音神學院院長戴紹曾牧師，又因戴牧師推薦，開始閱讀路易師（C. S. Lewis）的神學作品，終於克服了困擾，邁出信仰歷程至為關鍵的一步。由康來新執筆的〈譜讀神曲——王文興教授的新里程〉，細部描述了王文興由疑到信的幾個階段的轉變，勾勒王文興信仰與寫作的關聯，以誠相繫、儒耶會通為終。康文引述王文興的見證說：「超乎自然的神蹟我不曾經驗，平常感受最真切的奧祕莫過於『人事』的安排與變化。明明是山窮水盡、無路可通了，突然就柳暗花明，峰迴路轉，讓我確信必然還有另一個更高的存在。」王文興曾在一九七〇年代經歷了一段顛沛曲折的人生路，加之一九八〇年初的喪父之痛，或許他曾在信仰中獲得了神賜的安慰和平靜。此文為讀者觀測王文興的心靈世界指路，信實可讀。

直至目前，王文興畢生投注最大精力創作的就是他的兩個長篇小說，雖然二作採相同的語言風格，但《背海的人》出版後所受到的關注，遠不及《家變》，原因之一或許與《背海的人》的語言更為自由、更具挑戰性有關。王宣一的〈背海狂草——王文興的兩個長夜〉，發表於《背海的人》（上）出版的第二年，文短而精，直陳《背海的人》文字的主題、形式（包含人物）的設計和語言特質。極其重要地，此文揭露王文興「把文學當藝術處理」的基本創作觀，並簡要地指出王文興的文學語言觀念，如他對文字的應用，主要還是在傳達內心的訊

息，並認為文字在傳達功能上，兼具聽覺、視覺與意義三種因素，是研究王文興語言和《背海的人》的重要文獻。

王文興在〈讀與寫〉²中闡釋了一個觀念——讀與寫是不可分的，並言：「與其說，我是一個作者，不如說我是個讀者。」閱讀，還有寫作，於他，如同吃飯穿衣，是每日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活動。李亞南的〈王文興——無處不是書〉帶我們進入王文興的書房，從書房之一的客廳——一般閱讀的空間，書房之二的廚房——書信雜文等書寫空間，書房之三的真正書房——讀書、寫文評等的工作室，到最後，書房之四——小說文字聖戰的陽臺一角。透過書房主人的解說，讀者可以了解王文興「讀與寫」的細節項目，順帶欣賞主人的藝術品味。李亞南的書房之旅，發現了「簡練」的文字風格，原來是作家精神面貌一體多面的呈現，故曰：「文字的純粹，寫作精神的純粹和生活的純粹。」

參觀了作家的書房之後，讀者或許會意猶未盡，不禁興起拉開布幕之念，對作家的私密空間，做更透徹的參訪。王文興夫人陳竺筠教授在〈平淡簡樸的生活〉中，平鋪直敘、循序漸進地介紹了她與王文興建構的家庭。文章先簡短地介紹了她鮮為人知的外交官子女的成長背景、傑出的學業、當初為婚姻放棄優厚獎學金的插曲、簡單的婚禮、隨夫婿旅美講學時期的見聞、婚後二人為家庭經濟的奔波，到個性的異同、琴瑟和鳴的生活等，並敘述了許多婚姻生活中的趣事。對王文興的個性、

2 王文興，〈讀與寫〉，收錄於本叢書《原來數學和詩歌一樣優美——王文興新世紀讀本》。

興趣、生活習慣與寫作的方式，也提供了至為珍貴的近距離描寫。例如，一般人或許知道王文興寫作時選字的奇特方式，但此文告訴我們他還會發出「咕嚕聲、咆哮聲及其他聲音」，印證了王文興極其重視文字聲效之說。再者，王文興曾在吳潛誠的訪談中表示，文學家一定會關懷社會，但不一定會在他們的作品中明顯地表示出來，陳文中提到夫婦早在全球推動環保之前已經自行實行三 R（減少消費〔Reduce〕、重複使用〔Reuse〕，以及回收再生〔Recycle〕），作家社會關懷的真誠，躍然紙上。此篇「內部消息」的價值，不言而喻。

許是文化學的漸趨成熟和世紀之交激盪起人文歷史的反思，自上個世紀末起，臺灣興起幾波現當代作家紀錄影片的熱潮，對作家傳記史料之保留具有無比的價值。康來新的〈尋人啟示錄——影視王學紀錄片〉回顧了近二十年來拍攝作家傳記影片的波波浪潮，並追述四部王文興紀錄影片的製作。文末的「尋與被尋紀要」，還條列出臺灣影視界所製作之王文興與臺灣文學人紀錄片亮麗豐碩的成績。有心的讀者，可依循這份「尋人指南」，以另類的方式，繼續閱讀王文興和其他臺灣文學人。

上世紀末，「暢銷排行榜外」的王文興連獲得兩項殊榮——《家變》同時榮登「臺灣當代文學經典三十」和「二十世紀中文小說一百強」之榜。「臺灣當代文學經典三十」和「二十世紀中文小說一百強」分別為臺灣文建會和香港《亞洲週刊》主辦的國際學者票選活動。此乃王文興作品經典化的完成。繼而，於二〇〇九年，王文興榮獲臺灣文學之最高榮譽——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第十三屆國家文藝獎。黃恕寧所著之〈勇敢邁向

孤獨的實驗創作之路——王文興〉是國藝會得獎作家的官方介紹，全文簡介王氏家族對西文中譯的貢獻及家族的文學才性，披露王文興青少年時期在創作方面所受之影響與恩澤，回溯王文興生平經歷，評述王文興的語言風格之遞變與發展，並歸結其藝術成就，文末還引介其五本重要作品，附錄王文興之生平紀事。此文鳥瞰作家王文興其人其作，為「身影採擷」單元之小結。

本書的後一單元是「訪談集錦」，收錄了十四篇訪談。就文體而言，前一單元收集的是傳記散文，作者們或是經由訪談，或是經由資料的整理，以敘述文的形式描繪出作家和作品的風貌；此一單元收集的是作家和其訪談者之間對話的紀錄，或採取問答形式，或採取敘述文形式。此單元的十四篇訪談以出版時間為序，以便顯示作家歷年變化的情形。

第一篇訪談是南海（康來新的筆名）一九七一年發表的〈一部「人像畫廊」作品的再評價——訪王文興先生談《紅樓夢》〉，這是編者所知最早的王文興訪談。康來新在大學期間曾選修王文興教授的《紅樓夢》專書課程，柯慶明在〈在中文系，遇見王文興老師〉中指出，康來新便是因此受到影響而成為當今臺灣著名的紅學專家。這篇師生的對談，除了有學生向老師請益之意義，更重要的是，這位作家老師還提出了他對《紅樓夢》和中國古典文學廣泛的意見，而這些意見從今天的角度來看，反照了作家的寫作觀點。例如，王文興認為《紅樓夢》的對話寫得十分成功，正因它符合了說話人的身分、個性、心理背景，不禁使我們想起《家變》敘述語言的風格，隨

著范曄的成長、父子關係的惡化而變化；他覺得中國傳統小說缺少智性的幽默（wittiness），對比了《背海的人》中「近整處」的笑鬧癡狂。令人訝異地，在一九七一年，王文興寫作的速度已經達到一天三十字的地步；他對創作藝術的執著，確實數十年如一日。

第二篇訪談是發表於一九七五年的〈長跑選手的孤寂——王文興訪問錄〉，訪談者也是臺灣極其著名的作家李昂女士。這是訪談文獻中，第一篇細節地全面反映王文興其人與寫作觀、預備步驟和寫作習慣等。諸如，王文興將一個人的經驗分成兩種，普通的和浪漫的；他重視普通的經驗，認為太戲劇化的經驗不一定對作家有益。他自己已經在二十八歲（或二十五歲，根據李昂提問的說法）時便覺得，對他的寫作而言，以前的生活經驗已經足夠了，新的經驗不是那麼重要。他有寫札記的習慣，將所聞所見記錄下來，供日後寫作之用。至於王文興作品的主題，從開始創作到受訪時——包含他當時正在寫的《背海的人》，都是「某一種的心靈狀態」，而非角色人物本身；就小說的語言來說，他喜歡文言文勝過白話文，但他創作的時候必須兩者都用，因此常在兩者間掙扎。最後，他提出反對文學必須具備社會功能之說；換言之，他堅信文學為純粹的文字藝術。此文所披露的觀點，王文興多數都終生信守。故李昂引「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讀詠，並以「長跑選手」譽之。

第三篇訪談，一九七六年的〈命運的迹線〉，訪談者夏祖麗女士也是位資深、著名作家。在此篇訪談中，就寫作主題方面

來說，王文興解釋他的短篇小說常以兒童或青少年為主角的原因是：「一個三十多歲的人回頭，只有童年可想，也只有童年的經驗可用，也許到我四、五十歲時我可動用二、三十歲的經驗。」這句話變成了名言，許多研究王文興短篇小說的人都曾引用。在此，王文興也試著解釋《家變》的主旨：「我在寫作時絲毫沒有想到要替現代社會看病或找出病根來。我主要是寫生活的本質，而不是想去解決一個問題或發覺一個問題。」然而，這個解說卻似乎未收到相同的注意。關乎《家變》中奇特的文字，他回答，那是「一種自然現象」，就是「覺得只有這種語言適合表達我的題材。我忘記了它的特殊，我才用它，這是很主觀的認為」。當然，這自然現象，也應可視為是慢慢發展而來的，因為他說：「到寫〈龍天樓〉時，我才知道怎樣把握自己該寫的風格，知道怎樣安排句子，甚至標點符號。因此從〈龍天樓〉之後我就寫得慢了。」《家變》是王文興緊接〈龍天樓〉之後的作品。這句話可為研究王文興寫作風格遞變者導航。不過關於喜劇寫作這方面，從二十一世紀的今日回顧，王文興當日說「在未來的十幾年裡我是沒辦法應付喜劇的」，卻在十二年之後（即一九八八年）寫就〈M和W〉的諷刺喜劇；當時正奮筆慢書的《背海的人》也兼具喜劇的特質。關於此點，王文興在下面單德興的〈錘鍊文字的人——王文興訪談錄〉中即坦誠提及。我們的作家確實是嚴謹忸謙的。最後，王文興在這篇和上篇訪談中都反映了婚姻生活對他寫作的幫助，夫人陳竺筠教授的體貼與支持，伉儷情深，令人豔羨。

由何欣、李昂、夏祖麗等人所著之文章得知，王文興留美